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愼曰之罘篆鍥燕然銘石埶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埶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君陳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饗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四川名勝記目錄

卷之四



四川名勝記卷四

栝蒼何振卿先生原選

蜀僧含澈雪堂　重鐫

浣花草堂記　　明陳文燭

浣花草堂杜工部舊居也楊文忠公記之詳矣余入蜀游焉因嘆曰有唐至今赫赫盛哉何無以茅爲亭者乃鍾祥劉公庠安陸楊公莅番禺王公原相餘姚周公思克肥鄉張公思忠長洲杜公詩平定甄公敬命經歷王忠創爲之而題曰乾坤一草堂俾當年所營茅屋千載

如新也余坐其中見層軒所面卽百花潭水而幽澄入戸足消客愁者又㶉鶒飛鳥時相上下風月之夕則檻林翠竹作嗚嗚聲如垂老之別無家之歎忠臣義士聞者淚不可禁亭外老樹飽歷霜雪其凌霄之狀若俯挺之之子而小之流落景光咸在亭中假令子美有知當驚二三公知己于百世之後矣嗟乎祿山之亂遠依嚴武在唐上元間公有大不得已者方其茅屋爲風所破歎曰安得大唐廈更被天下寒眞壯士哉可以許稷契矣後世奈何以詩人之雄槩子美哉記之俾修亭者無忘誅茅之意云

瀼西草堂記　陳文燭

昔人謂杜子美夔州以後諸詩益未工云考先生自成都下瞿塘浮湘望洛而寓于夔門其居三徙有瀼東有東屯而瀼西尤著地多平曠田可水稻先生出峽卽易其主而所手書券宋元間得而珍之後日荒圮蔦歷敗元夔守郭君棐訪遺址檄奉節令羅綉藻新祠事肖先生像太守能文章有記述而又請余碑焉余奉

天子璽書宣教化例得旌揚古今忠義之士徘徊祠下

不覺泫然也憶先生獻賦時玄宗大奇之命宰相試其文拜左拾遺乃高自稱道先世以來多以文獻若薄揚雄枚皐不爲者其矜誕一時有祖審言之風會祿山亂鑾轂入蜀避走三川肅宗立往救房琯至不省錄嚴武節度劒南復依焉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先生久于夔及茲堂之建其時有足悲者而史稱先生挺節不污所謂詩歌善陳時事千彙萬狀兼而有之忠君憂國每飯不忘當時韓愈氏高其文章光熖至長萬丈也豈知言矣語曰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先生之謂乎先生襄陽人與孟浩然友善襄陽舊有孟亭不存而峴山祠先生者亦荒今瀼西更新比于同谷浣花可謂無關世教哉予因記之以俟來者

牛頭草堂記

陳文燭

潼川葢唐梓州境而牛頭山在郭門外杜工部嘗登其上所云三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也參知梁尚賢憲使王元德分鎮劒南捐金度木命刺史張輝南爲草堂于山巔余試士過焉刺史乞余記之嗟乎公遭祿山之變飄零于蜀或自綿而梓或自閬而梓坎壈之狀千載

流涕而誦其詩者與忠君愛國之思卽公在梓州詩如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子瞻歎其以詩入道猶庖丁以牛入也輪扁以輪入也蘇氏知公乎是公詩多于蜀而妙悟于梓公神其託茲山哉天壤俱敝可矣昔唐陳子昂梓州人公過射洪學堂撫遺跡而吊焉有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之詠若爲今日而言者則牛山數椽與金華並峙乃不穀之慨慕于公奚啻公于伯玉哉浣花瀼西余業有記而今又託乎片言其有私感與若謂能飽公殘膏賸馥而揚擢之則余豈敢

東屯高齋記

宋　陸游

少陵先生晩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吊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

財三易主大歷中故劵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
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
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
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
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
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寖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
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
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
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

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
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
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
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
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
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
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
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
日

懷崧樓記　　　唐李德裕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予獲在内庭同僚九人丞弼者五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三州守李公而已洎大和己丑歲復接舊老同升台階或纔歎止與已協白雞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黄犬之悲向之榮華可以悽愴況余憂傷所侵疲薾多病嘗驚北叟之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隱曲軒傍施僻塊竹樹陰合簷楹晝昏喧雀所依凉颸罕至余盡去危堞敞爲虚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篠而近對嘉樹延淸輝於月觀留愛景於寒榮晨憩宵游皆有殊致周視原野永懷崧峯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

廳事前有大辛夷樹亦爲草木所蔽

眉山遠景樓記　　眉山蘇　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

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濶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

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葢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夷陵縣至喜堂記　廬陵歐陽修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險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

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
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
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
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
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
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
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
增城柵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
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
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
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
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
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
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
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
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
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
吏者多而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

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稻
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
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
莫不始來而不樂旣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
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
來者有可焉爾

峽州至喜亭記　　盧陵歐陽修

蜀于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
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
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
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
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荊江
傾折回直捍怒鬭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
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
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
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
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
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

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州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廪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人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極力摹蜀險之不測以形出人情喜幸之至

蜀川松菊亭記　宋黃庭堅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鐘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逌然笑曰韓子眞知金玉之不可守

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予今將問予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眾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䘏饑問寒以拊孤折劵弃責以拊貧冠婚喪葬以拊宗補耕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爲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裛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唐王勃

下客人間獨傲海內少徒志不屈於王侯身不絕於塵俗孤吟五嶽長嘯三山昔往東吳已有梁鴻之志今來

西蜀非無張載之懷況乎踐名場攜勝友風月無錢琴酒俄乖半面十年一別千里何少府故人攀桂撫金石而論心韓法曹新餞班荊臨江湖而執手離亭北望煙霞生故國之悲別館南開風雨積他鄉之思于時蒼雲寡色白日無光沙塵起而桂浦昏鳧鴈下而蘆洲晚傷隣蒼野霜風橘柚之園斜枕碧潭直斷芙蓉之水旣而登臨惜別驂駕少留季札何人親逢贈縞子荊不憗思掛傾城惆悵北梁捐琴臺而漸間徘徊東道思錦署以行遙嗟乎人事乖焉江山遠矣請命離前之筆爲題別後之資五際飛文想羣公之不讓一言有贈知下筆之有神

秋日宴山亭序 王勃

昔王子敬瑯琊之名士常懷習氏之園阮嗣宗陳留之俊人直至山陽之坐豈非琴樽遠契必兆朕於佳辰風月高情每留連於勝地是以東山可望林泉生謝客之文南國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氣況乎楊子雲之故地巖壑依然宓子賤之芳猷絃歌在屬紅蘭翠菊俯映砂亭黛柘蒼松深環玉砌參差夕樹煙侵橘柚之園的歷秋

荷月照芙蓉之水旣而星廻漢轉露下風高銀燭掩花瑤觴杼興一時仙馭方深擯俗之懷五際飛文情動緣情之作人分一字四韻成篇

秋日遊蓮池序　王勃

人間龌龊抱風雲者幾人庶俗紛紜得英奇者何有煙霞召我相望道術之門文酒起予放浪沉潛之地少留逸客塞鴈飛鳴北斗横而天地秋西金用而風露降幽居少事野性多閑登石岸而鋪筵坐沙場而列席琳瑯觸目朗月清風之後人珠玉在傍鸞鳳虬龍之君子汀洲地遠波濤濺日月之輝人野路殊原隰擁神仙之氣平郊樹直曲浦蓮肥隱士泥淸仙人水綠越林亭而極望生死都捐出宇宙以長懷心靈若喪悲夫秋者愁也酌濁酒以蕩幽襟志之所之用清文而銷積恨我之懷矣能無情乎

東郭南園記　宋黃庭堅

以道觀分於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蓽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汙行以辭祿而友朋見絕自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況其遠者乎東郭居士嘗學

於東西南北所與遊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不偶駕而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慍退而伏於田里與野老並鋤灌園乘屋不以有涯之生而逐無隄之欲久乃蘧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居類市隱也總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據羣山之會作亭曰翠光還而視之土石磊砢繚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黼黻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溷濁翳心亭之葉而乾沒之輩不能窺是臞儒之仙意也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葢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莎雞之羽逐

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攖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東郭聞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爲子家婿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懟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劉之南園之石宅日御以如臯雖不獲雉尚其一笑哉予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夫於是乎書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記者豫章黃庭堅

重寫益州草堂寺畫記　唐李德裕

益州草堂寺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代稱絶筆合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繢事靡不造眞者昔巖野旁求徒聞審像稽山高遯惟上鎔金孰若記之丹青妙盡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洎此郛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雖有慕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虛室而烟霞暫披拂浮埃而瑤林斯覿余以精舍甚古貌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郡之廳所追維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黃霸于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康

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之所取意在斯乎圖畫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叙其事詔誥來哲

大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西川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贊皇縣開國伯李德裕記

成都記云益州草堂寺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溪水瀠環林木蕭寂

壽寧院畫水記　眉山蘇　軾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

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記岷江桐花鳳　唐李德裕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烟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以償稚子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

梓州惠義寺重閣銘　唐楊烱

大辰之歲正陽之月有鄞縣宰扶風竇兢字思晉昭宣令德光闡化猷庶政惟和萬人以理閑庭不擾退食自公遠覽形勢虔心淨域乃與禪師釋智海忘言契道寓目於長平之山援飛甍陟峭嶸剞成千仞壁立萬尋俯觀大道僅如棗葉下望須彌裁同芥子飛流滴瀝而成

嚮喬樹璀璨而垂榮玉堂石室千門相似大殿珠毫十方皆現慷慨櫰楄之未立可嗟棟宇之莫修不捨有為取諸大壯覩夫左龍角右參旗前太微後營室駢羅列以雜沓瑟蕭條以清泠上磊落以晃朗下泓澄以靉靆參參差差森森纚纚千櫨萬拱乍合乍離蒨蒨粲粲絢絢煥煥六采五章或同或散莽如天覆轟以雲平金火合舍於垂珠日月相望於銜璧璇墀銀砌平接太階玉戶金扉俛臨閶闔曳紅日舒丹霞豐隆為雷抨鏗訇於軒檻列缺為電翕忽霍於庭除寒暑隔閡於墻垣虹蜺

迴帶於廊廡仰之不極目炫炫而喪精登之無階心遑遑而失度土木翔九垓之表仍不逮於上榮文章窮四海之間猶未離於前墄借如梵天之闕釋帝之宮兩曜城池五雲樓觀輪王所處純金為說法之堂諸佛所遊衆香作景行之地亦未可同年而語也夫黃金鏤牓曾不若四攝之門青石為墻曾不若三空之地殫百工之力建七寶之樓豈徒然哉良有以也夫何故如來神方且觀嚴淨道師方便化作一城事有古而可質於今言有大而可徵於小是則毘耶四會俱發道心險路衆人

咸知寶所其銘曰

長平山兮建重閣上穹隆兮下磅礴紛被麗兮駢交錯
嚴色相兮冲寂寞誰所爲兮天匠作

成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宋陸　游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盖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聵者愈榮盛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爲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蘧昌老眞叟以爲恨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爲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憩棠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栢一小枝爲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瀆廟一

木坐謠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況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閫方面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具可不書

龍多山錄　唐孫樵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卽山之趾得逕委延犖荖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烟屹石巉巉别爲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佀乎飛簷連軒欂櫨交攢欹撑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攄乳側脈膏停泓石俯對絕壑抄臨蘭薄仙臺摽異藂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磧矅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眞蓋羅人傳晉永嘉中有爲蓋羅者於北臺上學道焉蓋羅於此白日上升今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玄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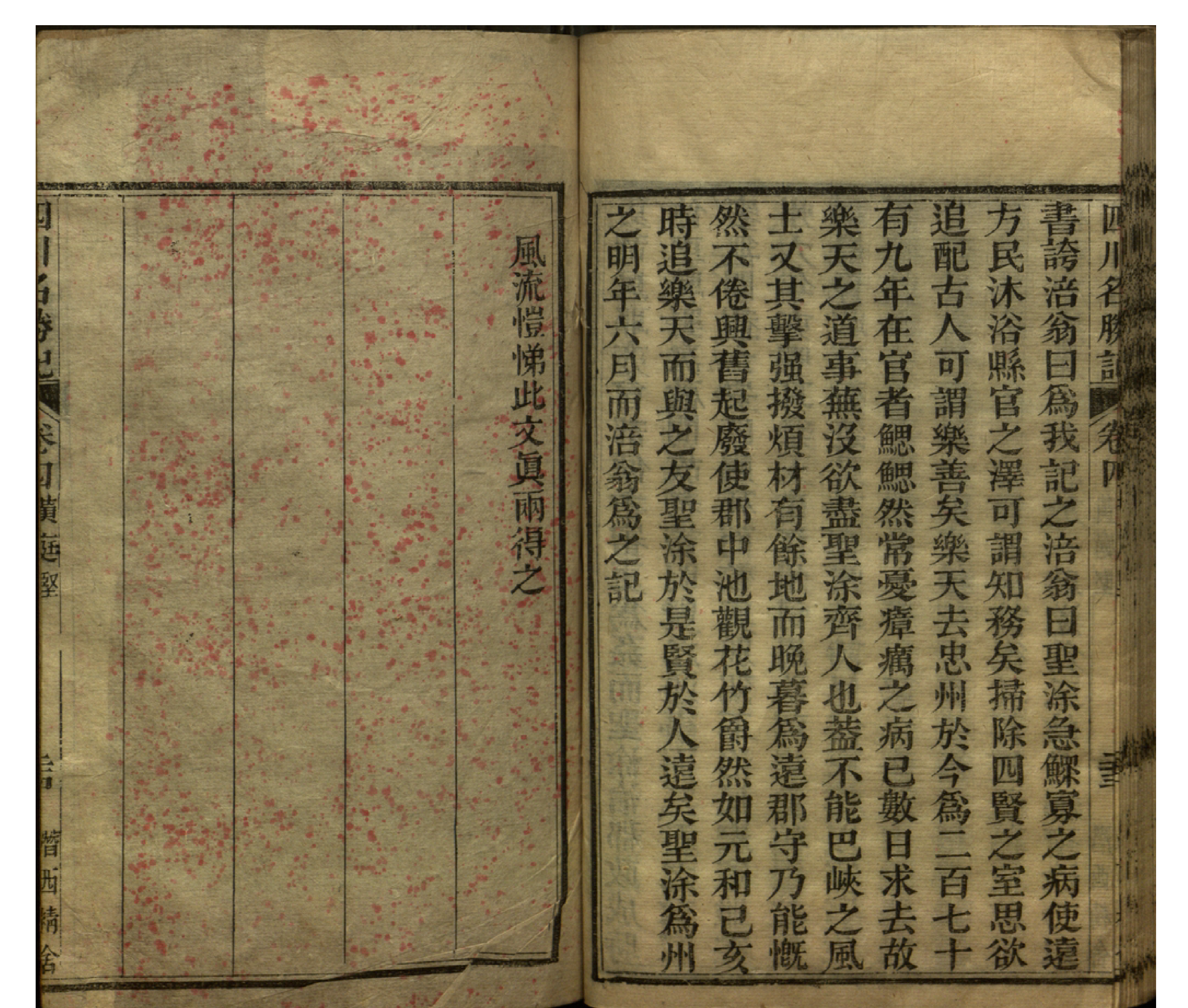
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別壑絕明風閑境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山禽嵓獸捷翔牙驚曉吟暝嘯聽之悽悽廻環下矚萬類在目涸山帶川青縈碧聯莽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于東日薄于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綿裂綺折千狀萬態倏然收霽燕起耒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乎曾未始有待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污此巖扃乎且欲闡於潁陽之徒乎

造語詭異

忠州復古記　　宋黃庭堅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為臨州後周以為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為忠州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為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事者以四公俱賢圖象為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

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仕贈右僕射下邽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二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閾之聖涂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驁而民困故聖涂為州拊養柔良知其飽饑鉏治姦猾幾於傷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駃吏羣訴於部使者聖涂不為變日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錄錄畏吏苛民耶亦會部使者審吏為姦而聖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次敞問故老訪明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蓋士安既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為稍遷故為郡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等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放於詩復其舊貫種荔枝數百株移木連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為三峽名郡聖涂乃以



書詒涪翁曰爲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於今爲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鰓鰓然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道事蕪沒欲盡聖涂齊人也蓋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强撥煩材有餘地而晚暮爲遠郡守乃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翛然如元和已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爲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爲之記

風流愷悌此文真兩得之